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19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卑鄙的圣人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曹操

第7部

现场直播
赤壁之战

王晓磊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

读客。

公务员读史丛书
0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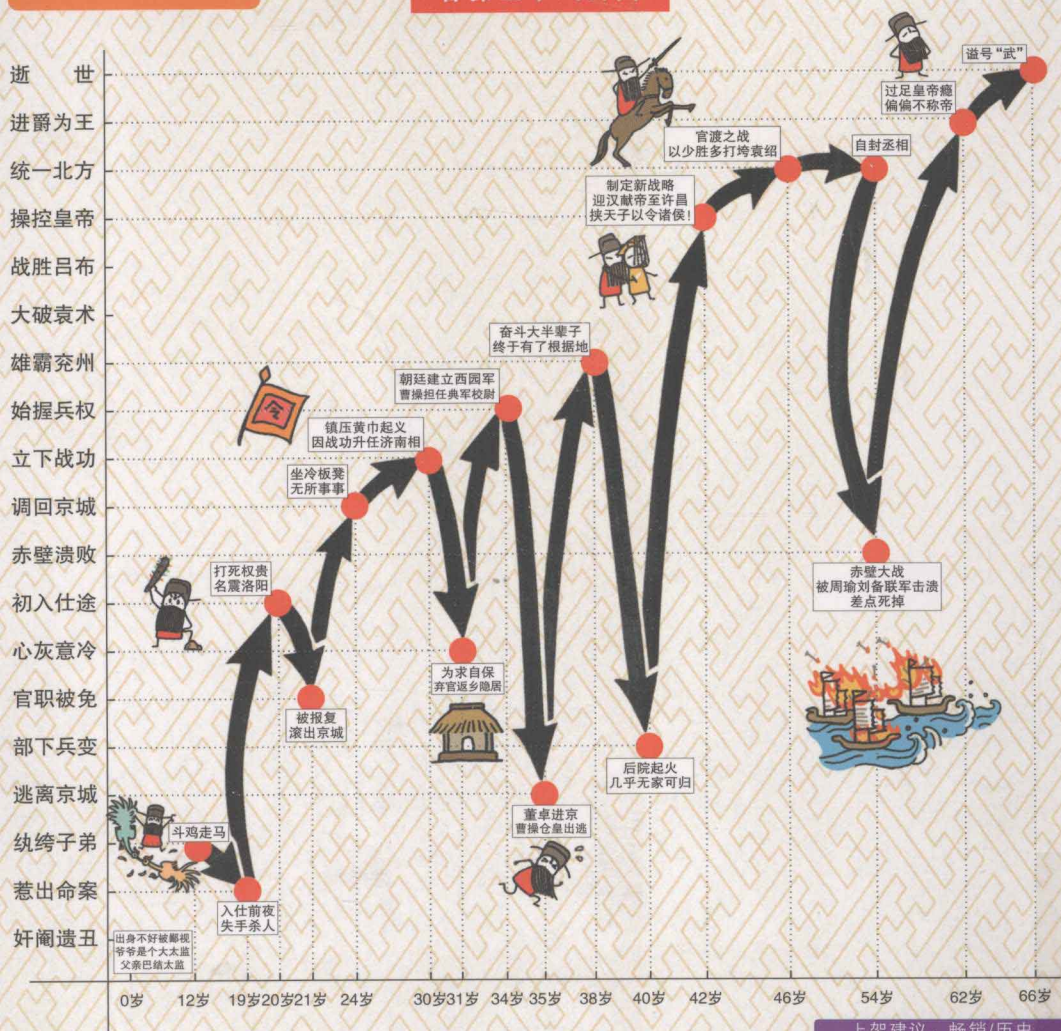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
修身治国平天下

卑鄙的圣人曹操

第7部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曹操生平风云图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/历史

ISBN 978-7-5399-5623-7



9 17875391 956237 >

定价：29.90元



读客。

认准读客熊猫 本本都很畅销
www.dookbook.com



卑鄙的圣人

曹操

第7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7部 / 王晓磊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9

(读客公务员读史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5623-7

I . ①卑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 - 三国
时代 - 通俗读物 IV 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5590 号

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7部

著 者 王晓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肖 飒 胡艳艳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9.75

字 数 305 千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623-7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曹操的请君入瓮之计 /1
- 第二章 力排众议，曹操远征乌丸 /19
- 第三章 张绣郭嘉殒命，
曹操连折两员爱将 /40
- 第四章 狭路相逢，曹军大破乌丸骑兵 /57
- 第五章 战后整顿，曹操大肆集权/69
- 第六章 罢黜三公，恢复旧制 /90
- 第七章 襄助刘琦，刘备暗谋荆州 /108
- 第八章 曹操称相 /129
- 第九章 刘表暴毙，荆州归降曹操 /149
- 第十章 赵云护主，长坂坡之战 /170
- 第十一章 孙刘联手抗曹 /193
- 第十二章 赤壁初交锋，曹操大意失利 /212
- 第十三章 暗布奇兵，周瑜的苦肉计 /231
- 第十四章 千年经典一役，赤壁之战 /258
- 第十五章 步步惊心华容道 /273
- 第十六章 战败总结，曹操追悔莫及 /290

第一章 曹操的请君入瓮之计



深山二隐

建安十一年（公元206年）夏，天下战乱已持续十七载，曾经称雄一时的袁术、吕布、公孙瓒、袁绍相继败亡，打着“奉天子以讨不臣”旗号的曹操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中原霸主。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普天之下刀兵四起血流成河，加之灾害、瘟疫、饥饿，天下户籍人口只剩原先的十分之一，无数生灵湮灭于狼烟之中……

不过九州之地甚是广大，也有战乱波及不到的角落，幽州右北平郡的徐无山（今河北省遵化市以东，属燕山山脉）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此处位于右北平郡与辽西郡的交界，由于中原动乱，东北少数民族乌丸趁机扩张篡夺了辽西郡，所以徐无山实际已是汉胡交界。而就在这片山岭以北还有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。

幽州长城名义上是秦朝修建，但其基础是战国时的燕长城，历史已有四百年以上，如今无人驻守缺乏修葺，大有破败之相。至于衬托它的这片山岭，层峦叠嶂千岩万壑，密林葱郁荆棘丛生，就更显得偏僻寂寥了。若在太平时节谁也不会稀罕这等荒僻之处，可眼下世事纷乱，若投身山林间，反而能找到几分安逸与宁静。尤其盛夏时节，山间清泉哗哗流淌，伴着鸟儿叽叽喳喳的鸣叫，俨然一曲动听的歌儿；山石之上到处是不知名的野花，婀娜多姿芳香四溢，使那一望无垠的险山多了几分温

和之感……但令人意想不到的，群山幽谷中藏着一座村庄，那里阡陌井然，炊烟袅袅，村民过着祥和安宁的日子，与外面的混乱厮杀判若两个世界。

这村庄恰好隐藏在两座大山间，谷口有一道缝隙，故而不易发觉。村里的农田或在山洼或在山腰，零零碎碎却错落有致。山麓上是整齐的菜畦和果树，谷底则是一大片茅草屋，虽然简陋却井然有序。房舍间鸡鸣犬吠孩童嬉闹，村民赶着牛羊穿行其中，甚至还有书声朗朗的学舍——这村庄当然不会是自然造化之功，而是幽州名士田畴率领全族老少在此隐居时花费数年，一点点修葺而成。细心观察就会发现，幽谷入口和四周山头上藏有岗哨，不少壮丁手拿枪棒时刻戒备，若有贼寇敢来侵扰，小伙子们立刻一拥而上，立时将其废命于乱棍之下。

恰在此时，正有一人骑着小驴自羊肠小路颠颠行来。来者三十多岁，相貌英俊，虽然穿的是粗布衣，头上只有幅巾束发，依旧难掩其出众气质。可能是一路行来走热了，他敞开衣襟露出胸脯，衬着颌下那副飘逸的长须；手里敲着根竹杖，嘴里哼着小曲，再骑着那粉鼻子圆眼的小黑驴——真是逍遥自在。

守村壮丁早望见了，非但没拦，反而迎过去搀他下驴：“邢先生回来啦！您一路辛苦了吧？”那人只是点头微笑，牵着毛驴优哉游哉进了山谷。

此君姓邢名颙（yóng）字子昂，河间鄞（mào）县人，早年也曾博览群书，为人端正仁义，被推举为孝廉，家乡父老还赠他一首风谣，唤作“德行堂堂邢子昂”。不过天下纷乱兵戈不休，他便断了仕途之愿，连当朝司徒赵温的征辟都没接受，跟随幽州名士田畴过起了隐居生活，整日以田园花圃为乐。光阴如梭一晃数年，耳闻袁氏衰败曹操兴盛，天下安定有望，邢颙闲散多年的心渐渐耐不住寂寞了，因而出山打探消息。

邢颙一进村立刻引来不少村民，有的询问山外情况，有的问他带回来什么东西，有的捧来水让他解渴，还有些孩子围着小驴嬉闹。邢颙支吾应付几句，掏出几枚胡饼给孩子分了，便挤出人群往村子深处去了。直走到一座篱笆院前，他把驴栓好，又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直到整理得一丝不苟，这才轻轻推开柴扉：“子泰兄！我回来了！”

他连着呼唤两声，茅屋中转出一位相貌伟岸的隐士来。此人年近

四十，身高八尺，膀阔腰圆；一张轮廓分明的宽额大脸，面色黝黑；一副黑褐色的胡须，连鬓络腮；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，眼窝深陷，通关鼻、菱角口、大耳朝怀；虽然只穿了件粗麻的灰衣裳，头上也只有枯枝别发，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傲人的贵气。此人见了邢颙不忙开口，先规规矩矩作了个揖——正是曾经的幽州从事田畴田子泰。

田畴就是离此不远右北平郡无终县人士，成名甚早豪富一方，被前任幽州牧刘虞聘为从事，也曾尽心尽力报效朝廷。董卓进京天下大乱，刘虞被朝廷遥尊为大司马，便派田畴去长安觐见天子。当时河朔之地袁绍、黑山交恶，中原有曹操、袁术争锋，遍地狼烟道路不通，田畴就带着表章远涉塞外，历经千辛万苦总算绕道到了长安。待他拒绝了朝廷的赐官返乡时，才发现一切都面目全非了。刘虞已被公孙瓒杀死，残余旧部都投奔袁绍了。他来到刘虞墓前痛哭一番，又被投入监牢，幸亏不少州郡官员向公孙瓒求情，才算保住性命。逃脱囹圄后田畴对天起誓，要为刘虞报仇，率领阖族数百口亲眷遁入徐无山中，开荒种地聚草屯粮，已有十余年。

“兄长近来可好？小弟有满腹之言要对您说……”邢颙看见田畴不再矜持了，恨不得把这次出山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告诉他。但田畴似乎对山外的变化毫不关心，只轻轻道了句：“贤弟辛苦了。”

邢颙滔滔不绝：“小弟已将外间之事打探明白。如今曹操尽收袁氏之地，袁谭、高幹相继授首，崔琰、王修、牵招等人皆已归降。冀州田租每亩仅收四升，士庶无不称颂！咱们幽州部将焦触、张南投降后被封为关内侯，各地县令仍居旧职没有变迁，弃官隐居之人纷纷出仕，就连自称乌丸校尉的阎柔都改为曹操效力啦……”

田畴依旧一脸木然，叫家人备下鸡黍浊酒。两人一对一盏地喝着酒，邢颙侃侃而谈喜形于色；田畴始终不置一语，望着篱笆外面，思绪不知游离何处。

“兄长在听我说话吗？”邢颙终于忍不住发问了。

“哦？在听……”田畴回过神来。

邢颙这次出山见闻甚多，已有了些打算：“依小弟之见，咱们还是早早弃了这片荒山回乡去吧。”

“回乡？”田畴又把目光投向院外，满眼尽是迷惘，“当年袁绍剪除公孙瓒，也曾派人来请咱们还乡，还想聘愚兄为掾属，幸亏我拒绝

了。你看袁氏家业如今何在？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，兴亡成败不过昙花一现。”

“兄长之言差矣。孟子曰：‘天下之生久矣，一乱一治。’曹操与袁绍不同，奉天子而讨不臣。如今他夺取河北，四海之内再无强敌，若南下荆州再取江东，天下太平指日可待！”邢颀满怀憧憬。

“太平？”田畴一阵苦笑——当年他带着亲眷初到徐无山之时，原打算招兵买马与公孙瓒作对。怎奈实力悬殊缺乏粮草，只能先开荒种地。后来外面局势越来越乱，许多百姓携家带口逃到山里恳求收留，田畴一片善心尽皆答应，山里人口愈来愈多，最后达到五千余户。带着这么多百姓，吃穿都是问题，何谈行军打仗？眨眼间十多年过去了，莫说公孙瓒，连袁绍父子都败亡了，刘虞之仇还找谁报？雄心壮志已成过往云烟，田畴心灰意冷，如今这山里百姓安居乐业与世无争，何必再回那个混沌世界呢？

邢颀已看穿他心事，思索片刻转而正色道：“子泰兄难道只贪眼前安逸，就不顾我大汉子民后世安危吗？”

“嗯？”田畴木然的脸上泛起了关切之色，“贤弟何出此言？”

邢颀正襟危坐手指东北方向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乌丸！”

这二字不亚如当头棒喝，田畴恍然大悟——乌丸本是东胡族的分支部落，因最早活动于乌丸山（今东北西拉木伦河流域）而得名，从属于匈奴。汉武帝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卫青、霍去病大败匈奴，将匈奴逐出漠南，乌丸就此臣属汉族，为大汉监视匈奴活动。王莽篡汉时曾一度叛乱，至光武中兴再次归附，光武帝命他们迁到辽东、辽西、右北平、朔方等边地十郡，自此与汉人杂居。此后汉朝与羌族、鲜卑冲突不断，乌丸夹杂其间或战或降摇摆不定，甚至在灵帝后期还勾结渔阳太守张纯发动了一场叛乱，被公孙瓒戡平。刘虞赴任幽州以后采取怀柔政策，因而中原虽乱，乌丸与汉人却也相安无事；刘虞死后，袁绍为了联合各方势力剿杀公孙瓒，更加优待乌丸，不但矫诏册封多个大部落首领为单于，还以袁氏宗族之女与之结亲。这一系列怀柔促使其势力逐步壮大；加之北方鲜卑也在内乱，更给了他们可乘之机，占据了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的大量地盘，篡夺了地方统治权。如今河北已属曹操，袁尚、袁熙投靠乌丸，他们将各部人马都集中到辽西，打着为袁氏复仇的幌子，四处趁火打劫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……想到这些事，田畴铁硬的心

又悸动起来，毕竟是大汉子民，也曾以天下为己任啊！

邢颀始终注视着田畴的表情，见他脸庞微微抽动了两下，又趁热打铁道：“乌丸肆虐已非一日，只有将其驯服，幽州百姓才能安稳度日，我大汉边疆才不至于有患！兄长若是七老八十，小弟也不说这些。可你我皆在壮年，建功立业还不算晚。为国效力乃士人本分，若为曹操献计除乌丸之患，不但利国利民，倘若侥幸得个一官半职也算报国有门啊！”

田畴听他有志于仕途，眼神又黯淡下来，默默灌了一碗酒：“人仕为官就算了吧。愚兄闲散已久，早没这个念头了……”

“兄长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此处百姓想一想。在这深山老林里窝着，何年何月才算尽头？老人至死不能魂归故里，孩子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山外面什么样，不能出去报效国家造福于民，你教他们读书明理又有何用？人总是要出去闯的，这小山沟不可能关他们一辈子呀！”

田畴的表情异常痛苦——这片山真的很奇妙，刚来的时候只想秣马厉兵杀回去报仇，可随着岁月变迁又开始依恋这个地方，甚至开始害怕外面的天下。不过田畴也明白，这种日子早晚会有尽头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挡住外面那个世界，直面现实的日子早晚会有……

“贤弟说得对，早晚会有那么一天。你乃民之先觉者。”

“您同意出山了？”邢颀费尽说辞总算打动了，他，“既然如此，速速收拾行囊，咱们明日就去邳城拜谒曹公！叫村民们……”

“别急。”田畴摆摆手，“袁绍、袁尚父子都曾征辟过我，我风闻他们为人傲慢没有答应。料想曹操如今兵强马壮，待人接物也不外乎如此，还是不要草草行事的好。”

“兄长偏见。袁本初自恃四世三公割据河北，可曹孟德乃是当朝司空，奉天子以讨不臣。听闻他礼贤下士广揽奇才，你我兄弟若去，日后必得朝廷重用。”

“朝廷？”田畴不禁冷笑，“当今天下哪还有朝廷？袁绍在世时凭借兵马之盛自作威福，如今曹操也走到这一步了，从古至今官位权势最能移人心志，仕途中人谁又能真的谦恭守本一辈子？就拿贤弟你说吧，随愚兄隐居多年，我以为你淡薄名利不问世事了，可现在还不是想再寻进身之阶？”

邢颀被他噎得一时语塞。

此时天色已渐渐黑下来，幽深的山谷中更是暗淡无光，阡陌茅舍已融化在一片朦胧之中。田畴拾起箬箸，心不在焉地敲打着案头的瓦罐，好半天才道：“这样吧，烦劳贤弟再辛苦一趟，先去见见曹操，看看他究竟是何等样人，回来之后咱再商议。古人云‘饥不从猛虎食，暮不从野雀栖’，曹操若真礼贤下士爱惜百姓，愚兄自当前往；他若是骄纵蛮横之徒，愚兄宁可老死在这山里，也不为其献计献策。我田某人不能帮残暴不仁的奸贼！”

话音未落，忽听远处传来一阵犀利的狼嚎声。“不好！”田畴猛然起身，抬头环视黑黢黢的山林，“上月赶走的那群狼又来了。赶紧叫村民点起火把，组织壮丁上山打狼！”

村子里霎时间喧闹起来，不少小伙子已拿好棍棒准备出动了。邢颢连连摇头：“这鬼地方，三天两头跟豺狼虎豹争斗，何时算个头？还是尽早迁出去好。”

一片昏暗中瞧不清田畴的表情，只听他那低沉的嗓音答道：“豺狼虎豹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怖的是人心。这世上的人虽然生得体面，但卸下伪装后比禽兽更狠毒！”



海疆之战

青州沿海波浪滔滔，潮声阵阵。尤其在这个深秋的季节，猛烈的西风呜呜袭来，与滚滚海浪相得益彰，礁石间时而激起几道巨浪，似水龙般攀升数丈，继而重重拍响在海滩上……不过今天在海边进行的这场激战，远比这澎湃的景致更惊心动魄。

袁谭虽然已被诛灭，但青州的战火并未熄灭。辽东太守公孙康不亚于其父公孙度，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，他趁曹操西攻高幹之际派部将柳毅与海盗头子管承勾结，发兵渡海妄图抢夺青州。黄巾余党在济南举兵趁火打劫，几度降而又叛的昌虑太守昌霸也跟着反了。几路叛贼互相策应愈演愈烈，终于惹火了曹操。他亲率大军前来征剿，三战三捷，如今已将柳毅、管承的主力部队逼到了海边。

这俨然就是大决战了，曹军连连得胜气势正旺，辽东军穷途末路背水一战，双方将士都卯足了劲儿，两军阵营宛如两条巨龙紧紧缠绕起

来，乍看之下分不清敌我，所有人都举着兵刃奋力厮杀，时而迸发的血雾随风飘散，给整个海滩都蒙上了惨烈之色。喊杀声、嚎叫声、兵刃相撞声不绝于耳，与远处浪潮声搅在一起，宛如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……

邢颙就陪着曹操坐在战场以西的一座小山丘上，眼前激烈的厮杀看得他心惊肉跳。一介文人哪见过这等阵仗？邢颙手心里早攥出了汗，又惊又怕，竟还有几分刺激之感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的。其实何止是今天，自从辞别田畴二次出山，每一天都跟做梦似的。

他离开徐无山先去了邳城，由于曹操领兵在外，未能如愿得见。不过那位留守的大公子曹丕真是殷勤好客，又是赐宴又是赠金，硬是一连挽留了半个多月，最后才派人把他护送到青州。

到了青州大营更了不得，军师荀攸、祭酒郭嘉、谏议大夫董昭、参军仲长统带领所有掾属列队相迎，又是一番接风洗尘。邢颙在深山住了多年，原以为外间之人早把自己给忘了，没想到曹营还有人记得，依旧把他奉若上宾，当下感动得无以言表。在营里闲住，吃喝倒是不愁，惜乎还未能见到曹操，直到今早董昭跑来说曹公有意召见，于是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战场，陪同观赏这场大战。

邢颙对这位当朝三公“周到”的安排既觉怪异又感奇妙，更对其产生了兴趣，时而观望战场，时而侧目瞥向左边帅位——曹操身穿赤金铠甲，外系大红征袍，头顶赤缨兜鍪，腰佩青铜宝剑；往面上观，一副苍色长髯，皱纹不多白净面皮，稍有些塌鼻梁，但一对浓眉宛若雁翼，一双鹰眼神光犀利，周身上下透着精明强悍。

然而就在曹操左手边，还有另一位被邀请观战的“贵客”，他的感觉可比邢颙差多了。此人名叫阴溥，乃是益州牧刘璋帐下从事，奉命到许都觐见天子，说是来见天子，其实是拜谒曹操。蜀中自刘璋之父刘焉就开始割据自守，与朝廷不通音讯已十余年，曹操迁都许县复立朝堂都不曾来贺。可现在不来不行了，曹操已统一河北，若再不来表示表示，惹恼了这位司空大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过曹操显然对这种临时拜神的行为不满，在战场边接见使者，这不就是示威吗？故而阴溥忐忑不安，望着远处奋力搏杀的曹军将士，简直如坐针毡。

偏偏这个时候，曹操开了口：“尊使看我军气势如何？”

阴溥当然得夸：“曹公所率乃是朝廷王师，各个英雄勇不可挡！”

“哦？你们还知道老夫代表朝廷？”曹操白了他一眼，冷冰冰问

道，“当初迁都之时刘璋为何不派使者？发下檄文讨伐袁术之时你们为何不派兵？坐困官渡朝不保夕之际你们怎么不来？如今河北平定许都稳固，你们眼中又有这朝廷了。到底心怀社稷牵挂天子，还是怕老夫手下的兵啊？”

阴溥又羞又怕，忙解释：“并非刘益州藐视朝廷，只因蜀地偏远，汉中又有米贼^①断道，故而迟迟……”

“哼！”曹操越发挖苦，“昔日马腾、韩遂兵犯长安，刘焉与之串通一气，派遣五千兵马为虎作伥，又命刘范、刘诞二子为内应。那时怎么没有米贼断道？难道蜀道之上有恶鬼，只许作乱之人通过，就不许觐见天子之人通过？”

刘焉勾结马、韩是不争的事实，阴溥不敢狡辩，实话实说：“那时米贼张鲁尚未谋反作乱。”

“好个谋反作乱！却不知谋反作乱的究竟是谁？”曹操早把蜀中之事调查得一清二楚，“张鲁本是刘焉麾下，受其驱使攻杀汉中太守苏固强占其地，说是米贼断道，实是替刘焉守卫蜀道，阻挡朝廷之兵。不过这几年与刘璋反目，才割据汉中自作威福。你以为老夫远在中原，就不知其中诡计吗？”

曹操把刘焉的老底揭了，阴溥再也坐不住了，身子一歪就势跪倒他脚边：“明公所言卑职不敢反驳，但老州牧过逝多年，刘益州本性纯良，继任以来厚待百姓，未敢擅动干戈，派卑职觐见天子、结好明公也是出自一片诚心，请明公体谅！”说刘璋本性纯良倒不假，但未敢擅动干戈并非自觉有愧，而是他懦弱无能，没他爹那等兴风作浪的本事。

“这几句话还算对得起良心……起来吧！”曹操双目直视着战场，口中却对他道，“我给你们指条明路。古人云‘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’，只要刘璋尊崇朝廷，与老夫共进退，何愁没有好归宿？你回去后替我转告他，老夫为政功过分明，不会以其父之罪加于其身，只要听从朝廷号令，天下平定之日进可裂土分茅，退不失封侯之位，我保他儿孙富贵，也保你们蜀中士人的日后前程。”

“是。”阴溥重重答应一声，“在下把这话牢牢记在心里，定不负明公之托。”说罢就要告辞，这地方一刻都不敢多呆了。

^① 米贼，指汉末道教的一个支派“五斗米道”，因其首领张鲁割据汉中，以教义统治百姓，凡入教之人需缴纳五斗米，所以朝廷称其为“米贼”。

“且慢！”曹操叫住他，换了一副和蔼的口吻，“远道而来不容易，老夫不能让你白跑。我上表天子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，赠其兄刘瑁为平寇将军，你去许都领取诏书印绶，也好风风光光回去复命。”

可真是冰火两重天，刚才挨了顿责难以为性命堪忧，哪知这会儿又有封赏。捧这两枚大印回去，刘璋岂能不赏？阴溥喜不自胜，二次拜倒连连叩首：“多谢曹公，在下回去后一定劝我家主公归附朝廷，赋税差役岁岁不绝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这些话回去跟刘璋说吧。”曹操摆摆手，不耐烦地将他打发了。

他二人说话之时，邢颀始终在旁边瞧着，见阴溥欢欢喜喜下山而去，这才一挑大指：“曹公高明！”

曹操微微一笑：“哦？先生过奖了。”

“非在下谄媚，明公乃老成谋国之人。”邢颀娓娓道来，“刘焉、刘璋父子割据已久，阴溥此来焉能推心置腹？明公故意危言恫吓又加以小惠，以示功过分明既往不咎，为的是消除芥蒂，叫此人回去大倡朝廷恩德，促成刘璋归顺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曹操捋髯大笑，“先生能看清老夫这点手段，可见先生更是高人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

“其实益州刘璋毕竟是个平庸之辈，也没有什么野心，故而老夫才设法争取。若是他图谋不轨意欲祸乱天下，那我就不费这番唇舌了。对待那样的狂徒嘛……”曹操说了一半，猛然抬手指向战场。

邢颀这才注意到，僵持的战场起了变化。辽东军在曹兵强烈攻势下节节败退，一队英勇的曹军骑兵撞进敌群，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冲，不多时就将敌人冲了个七零八落溃不成军。有人惊恐地高叫着：“柳都督被斩啦！”辽东军将领战死，士卒顿失战意弃刀欲逃。可逃跑哪这么容易？曹军一拥而上屠刀并举，把辽东军分割成好几块，恣意砍杀着。霎时间红光阵阵，到处都是一片一片的血泊，身首异处的尸体被踩得血肉模糊。眼见这一个个包围圈越来越小，直到曹军归拢一处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——敌人已被杀尽了！

邢颀早看得汗如雨下，不禁喃喃道：“真乃虎狼之师也！”

曹操只是伸了个懒腰，站起身拍拍惊魂未甫的邢颀肩头道：“该回

营了，请先生与我并辔而行。”

邢颢这才缓过神来，连忙起身：“草民不敢。”毕竟他是个白身，岂能与当朝三公并辔。

曹操不由分说抓住他手腕：“常人安于故俗，豪杰率性而为。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定，您可是老夫的贵客啊！”

邢颢手腕被他攥得生疼，心里却美滋滋的。



礼贤下士

一介布衣的邢颢被曹操拉着并辔而行，众将掾属都要闪避左右。得胜之师高唱凯歌，不多时就回到了大营。

现在的曹军已今非昔比，嫡系旧部加上新归附的河北之众，兵似兵山将似将海，供曹操差遣的将官文吏宛如一个小朝廷，最近还来了不少地方官，中军帐里容不下，早在营中搭起临时帅台。这座台足有一丈多高，左竖白旄右挂黄钺，只有一个独座、一张帅案。

曹操下马入辕门，直接就登了台，转身吩咐：“帅台之上添座，请邢先生休息！”

邢颢吓一跳，越发不敢僭越。一旁走出谏议大夫董昭，笑盈盈道：“邢先生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快请上去歇息吧。”仲长统、郭嘉也来劝，邢颢推脱不过，半推半就登台，作了个罗圈揖，在一旁杌凳上坐了。

这会儿满营文武都站着，除了曹操只有他一人有座，这面子还小？邢颢也渐渐放开了，望着下面密密麻麻的属僚，其中不乏熟面孔，昔日袁绍帐下王修、李孚、令狐邵等皆在其列，已故尚书卢植之子卢毓、河内名士张范的胞弟张承也在其中。这些河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如今都在他脚下，邢颢顿觉荣耀，沉睡多年的仕途之梦也被彻底唤醒了。

安排完毕曹操落座，就见一员净面长须的中年将军出班跪倒，手里还捧着个圆鼓鼓的包裹：“末将于禁击溃东海叛军，已将叛贼昌豨斩首，首级献上请主公过目！”昌豨本是昌霸匪号，于禁如此称呼，足见轻蔑之意。

亲兵接过人头捧上帅台，曹操并不正眼打量：“老夫听说昌豨粮草告罄，乃是主动投降。文则为何不请我命，私自将其斩首？”

于禁毕恭毕敬：“主公有令，围城而后降者不赦。”

曹操手捻须髯道：“围而后降法虽不赦，但因而送之也未为违命。况且昌豨与你泰山同乡，几路大军围城，他单向你投降，必是想借你这老乡的面子向老夫乞活。文则不徇私情固然是好，但如此先斩后奏，就不怕世人说你刻薄无情吗？”

于禁双手抱拳信誓旦旦：“奉法行令乃事上之节，昌豨虽是同乡，末将岂敢因私失节？再者，昌豨贼心不死，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叛乱，若再饶恕岂不是长寇之志？恐天下人以为主公执法宽纵，日后稍不如意便举兵叛乱，造反兵败又投降苟活。如此循环往复天下几时能安？”

曹操自然明白这道理，但小小一个昌豨，麾下不过千八百人，真想取他性命早就取了，岂容他造反五次之多？曹操已决心更进一步迈向皇权，所以要彰显仁义笼络人心；留一个造反五次仍被宽恕的人，其实也是个幌子，可以借此向天下人展现自己的胸襟是多么宽广。

于禁虽是武将却心细如发，一见曹操那微妙的表情，已将其所思所想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赶紧把话说周全：“诚然主公恩泽四海，怀仁恕之德，然天下之大总有冥顽不灵之徒。明辨是非者感激主公之良善，不明事理者也许还说咱用兵无能，五攻昌霸而不下呢！既然如此，刻薄之名就由末将担任。只要主公能扫灭狼烟克定四海，末将肝脑涂地在所不惜，非议诽谤又何惧哉？”

这番话既歌功颂德又表忠心，完全不像一个武夫说出来的，曹操连连点头：“文则忠心可嘉！此事既不怪老夫宽纵，也不怪文则苛刻，要怪就怪昌霸虑事不周。单向文则请降，岂非命耶？叛乱诛灭理所应该，为文则记一大功！”

曹操倒是满意，其他将领听了却不舒服，都觉于禁谄媚得太露骨。说什么肝脑涂地，不惧非议，难道除了他，别人就不是忠臣吗？张辽就站在于禁身旁，他与臧霸、孙观、昌霸颇有旧交，早觉于禁心机太毒，见其朗朗大言赚来功劳更不服，忙出列高叫：“末将也有捷报！方才我斩了贼军都督柳毅，人头在此！”

张辽不似于禁那么拘谨，根本没把首级包起来，就攥着发髻举给曹操看。这人头刚斩的还热乎呢，滴滴答答直滴血。诸文士一见此景无不皱眉，有的以袖遮面，邢颢在上面都觉揪心；张辽却毫不在意，还特意转身，把血淋淋的人头在于禁眼前晃了晃，斗气意味十足——你立功是

人家投降，你翻脸无情把人家宰了，我这个可是两军阵前砍来的！

于禁冷笑一声垂下眼睑，也不与张辽理论，默默退了回去。曹操却仰天大笑：“好！方才敌军大乱，我就猜想立功的是你。老夫听说柳毅曾劝公孙度父子僭称‘辽东王’，可见也是个无法无天之人。杀得好，给文远将军也记一大功。”

“多谢主公！”张辽喜形于色，却又道，“柳毅虽死，海盗管承却逃了，末将愿讨一支令箭，再去擒杀此贼。”

“且慢！”东边青州地方官中走出一人，“卑职有下情禀报。”

曹操闪目观瞧——乃是长广太守何夔何叔龙。长广本是一个县，正因为管承、柳毅等在此作乱，才特意改县为郡加强治理。想必何夔要说的话与讨贼事宜有关。

果不其然，何夔直言不讳：“卑职想请主公暂停用兵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沿海岛屿零星散布，管承流窜多年熟悉地理，恐我军贸然行动非但不能将其抓获，反而促其流害他方。再者，管承之众虽为海盗，但其中掺杂不少渔民。袁谭为政盘剥民财，逼得他们没生路才沦落为贼，其情甚为可悯。卑职手下有个郡吏名唤黄珍，早年与管承颇有交往，卑职请求派他出海游说管承，若能使其归降，则贼化为民沿海自安。”何夔说的轻巧，心中却暗暗打鼓，不禁伸手往衣袖里掏——他出身豫州豪族，为政理念是充分利用豪族，能不干预尽量不干预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，虽然有些成效，但这毕竟与曹操抑制土豪锱铢必较的为政风格背道而驰；现在他公然阻兵，心中岂不忐忑？何夔外任之前也曾在司空府为掾属，深知曹操易怒，手下办事若不如意往往痛斥杖责。他又是名流入仕，把脸面看得比命重要，绝不愿人前受辱，所以在袖子里揣了瓶毒药，万一曹操下令杖责，他马上服药自尽！

曹操思忖片刻，点头赞许：“此乃仁爱之心啊！既然如此，招安之事就由你全权处置。”

何夔这才松开药瓶，长出一口气：“卑职遵命。”

该处置的也就这些，众人再无话，曹操遍视文武，语重心长道：“眼下柳毅、昌豨授首，招安管承之策已定，臧霸、孙观等也已兵进济南，叛乱不久将定。青州稳固之后，废除八大诸侯国的奏议也可以顺利执行了吧！”他已有篡汉自立之心，除了尽快统一天下，废除汉室诸侯